

藝術傳承愛滿懷

訪著名畫家蕭暉榮教授

對蕭暉榮的欽敬，源自展卷薈萃他多年書畫心血的《翰墨緣》，一本透着濃重傳統藝術情思的作品集，一旦翻開就令人不忍釋卷。他畫青山白水，也畫應節水仙，他遍覽牡丹梅花的競相爭榮，亦關顧田園風物的質樸之情；在他筆下，纖雅至松梅，廣袤至河山，無不剛勁有力，又繁複精細。色與韻的起承轉合間，作畫者以紙墨，盡透對中國傳統景物的深重之愛。而當真正有幸與蕭氏對話、聆聽他講述自己藝術創作背後的人生精彩時，方才懂得，他至美的筆鋒背後，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愛之滿懷。正是因這對家國天下的全情投入，他才開創出了結連兩岸三地傳統文化傳承的藝術格局。今年是建黨90周年與辛亥革命100周年雙重意義的重要年份，蕭暉榮向廣大觀眾展示《日出東方》、《朝華頌》等傾心竭力繪製的巨幅新作，將普世價值的精神通過水墨之細膩感性，抒發得遼遠寬廣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韓小玲

藝術人生一路走來

出身潮汕華僑世家的蕭暉榮，自小熱愛畫畫，中學時便已自己動手創作連環畫，畢業後首份工作就是就職於潮陽縣文化館。時年不足20歲的他，有幸接觸到大量館藏書畫，這些藝術精品的薰染，成為開啟他步入藝術殿堂的第一道重要之門。隨即展開的文革浩劫，不但未磨滅他對藝術寶庫的探求之心，反而令他結識了許多被扣上政治反面標籤的藝術家——與劉海粟、吳作人等大師們的緣分，恰在那個特殊年代展開。

日後當人們欽羨於他有幸與大量畫壇名家結交時，他只報以一句謙謹的「緣分使然」，淡淡帶過了那場政治圖與藝術價值被攔拌扭曲的歷史裡，他曾如何無所求地對一眾前輩們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支持。所謂危難下見人心，在最考驗人性的時代裡，他對藝術純誠的保育之心，不但令他汲取到大師們的創作營養，更成為多年守得雲開後，他個人文化產業發展之路上的無形財富——大師們紛紛主動將珍貴原作，贈予這位勤勉後輩；成立於1989年的「香港藝苑」，更是在劉海粟先生的熱忱鼓勵下正式誕生的。

30年前，蕭暉榮移居香港，翌年便與黃幻吾、周昌谷兩位畫壇名家，在香港與美國兩地舉辦三人聯展，一夕名動四海，畫壇許多德高望重的前輩紛紛對其技藝表示讚賞，而他並未將藝術視野局限於創作本身，更將之擴闊為博採百家的交流——致力於接待海內外中國書畫家的「香港藝苑」，成為港英時期香港唯一一間以傳播傳統華夏藝術為己任的交流機構，30年來共接待千餘名頂級華人藝術家，更舉辦40餘次包括黃永玉、饒宗頤等大師在內的個展與聯展。

人們在讚嘆於這位輾轉從藝近50年的藝術家，能同時將文化產業做得別開生面時，卻往往會忽視，其實蕭暉榮的成就正源於他一心奉養藝術，而不問名利。他說：「幫畫家們，也是幫自己。」他其實不是生意頭腦活絡的人，只是因着對藝術品與藝術家的珍視，他堅信保育傳統文化是自己的責任。因而，無論是暗無天日的文革動亂年代裡，對老畫家們不計代價的幫助，抑或「藝苑」開

幕之初，同許多藝術家全憑信用交往，連一紙合約之憑都省去，蕭暉榮秉承的，始終是自己的藝術態度。他笑言道：「我只是在藝術這條路上，勞動態度很好。」

文化產業締結中華情

中華文化既是蕭暉榮的創作之魂，也是他生平最重視的力量源泉。而早在當年他初來香港時，便以超前的眼光，看到了文化產業作為結連宗族認同感的紐帶意義。「香港首先應認同它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。」「香港藝苑」正起意於此——港英時代的港人缺乏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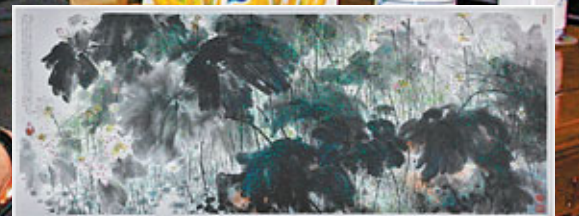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的蕭暉榮便以筆下梅花這寄予了古意內涵的「喜慶」符號，向香港藝界傳達傳統文化欣欣向榮之感。畫紅梅而不俗，反取其中最生生氣的大氣精髓，故而獲劉海粟先生讚為「前途無量」。

他遠不只關心如何將自己筆下的梅畫出昌盛風骨，更強調身為文藝工作者，責無旁貸該為中華價值體系添一分力。「在香港，這個問題尤其重要，老一輩港人深受英據時代影響；而時下的許多80後年輕人更自以為他們足夠了解中國。」

但實質上，香港正因欠缺對自身宗族文化的認知，才得來「文化沙漠」這一稱謂。蕭暉榮相信，香港若真正做到經濟與文化同步發展，回歸傳統土壤汲取養分，是必須走出的一步。他的藝苑，亦只是為推進這目標盡些細微心力。

國人對同根同源的強烈認同感，成為蕭暉榮以推廣藝術結連兩岸民族感情的基石。「蕭」在台灣是擁有30萬宗親的大姓；2008年，他的「中國畫·雕塑展」在展出時，起初定名「水墨畫」展，但他堅持改用「中國畫」這一展名，展覽一經登陸台北，便牽動了包括藍綠陣營在內三分之二蕭族炎黃之心的欽敬。蕭暉榮對中國國民黨中評委主席團主席蕭天讚表示，這些國畫與傳統雕塑，正是令台灣人民耳濡目染於大中華文化氛圍的有力實物。

從潮汕到高雄、台南、嘉義的這條蕭氏血脈，被他用中華文化精神貫穿為海峽兩岸的藝術橋樑。他說：「作為藝術家，其實可以



《萬荷圖》(2010)



《朝華頌》(2010)



《蕉石梅花圖》(2010)

做到很多事，只在於用一顆怎樣的心去做。」傳統底蘊與愛國責任的融合，彰顯的是畫者在畫外的社會價值。他認為：「文藝工作者該有這自覺性。而能穿透政治認同的隔膜、去彰顯中華文化一衣帶水之情的藝術，才是凝厚而富能量的。」

藉文化產業的穿透力去傳達善意，他所做的遠遠不止於此。2006年中日關係止步不前時，蕭暉榮帶給東京的中國畫展中，以工筆繪製的巨幅《松梅頌》，將民族精神的強韌不朽展示給了近鄰之國，令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刮目相看。無國界的藝術交流，反而推進了國與國間的距離。新華社《參考消息》稱頌這次文化聯動，為日後溫家寶總理訪日作出了鋪墊，堪為文化產業軟實力的一則佳話。

而於上月末在本港，由「香港藝苑」舉行的中日藝術家春茗筆會，更以香港與日本藝界首屆高規格交流盛事之姿，匯聚日本藝術界對中華傳統藝術心存熱忱之士，以藝會友、以藝興邦，共同探討兩地藝術發展願景，及中華文化之深厚寶藏。蕭暉榮對此的感觸是：「通過這樣的交互，我們會發現，其實日本一樣有許多熱愛中國文化的藝術家，這次來港的日本代表團團長，就曾訪問中國逾80次。異國人士都能如此視我國傳統文化為知音，那麼我們身為中國人，理應對傳承自己的藝術有更深刻感悟。」

新作反哺於時代活力

筆者亦曾驚嘆於在從事大量社會文化活動、奔走兩岸三地文化界之餘，蕭氏如何平衡自身的創作時間、在創作質素上節節攀升。這位永遠神采奕奕的藝術家，三言兩語便已釋疑。「我從沒有個人的休息時間，也從未因忙於社會活動，超過夜裡10點鐘回到家。」他笑着表示：「別人的一周也許是5天，但對我而言則是7天。在學習中工作、在工作中學習，藝術創作的層面上，我對自己從不滿足。」他正是這樣「補回」自己的創作時間——除夕夜的12點他在工作、大年初一他亦起個大早開始作畫，不知疲倦、只覺充實。或許，這即是他的筆永不會鈍的秘密所在。

他強調作畫需是天分與勤力之結合，但我們心知，他為深愛的藝術創作所灌注的努力，實不足為外人所能想像。「我畫每一張畫都要畫到徹底滿意為止，並且會不斷請前輩和同輩們提出修正意見。」這種認真，是創作態度，更是人生態度。一幅已裝裱完成、看似趨於完美的作品，他仍會謙遜地向人徵詢意見，該進行修改時，重新修改再次裝裱也是等閒，他毫不以為意。「只因為人生每件事都必須認真去做，馬虎不得。」

畫藝「更上一層樓」，離不開的是政通人和，這是蕭暉榮創作背後的清明思考。「藝

術要體現出時代精神，要令人們感受到正面的力量、感受到我們民族與社會的發展活力。」

誠然，藝術家的成就乃時代造就，亦當反哺於時代的向榮趨向。在今年這個兼建黨90周年與辛亥革命100周年雙重意義的重要年份，他便將以6月份拉開帷幕的系列巡展，在江蘇、北京、廣東等重要城市，向廣大觀眾展示《日出東方》、《朝華頌》等上一年傾心竭力繪製的巨幅新作。這一系列作品的特點，是歌頌愛國之情的「喜慶」和諧、以剛勁有力的傳統筆觸，謳歌新時代賦予藝術的靈動源泉，將普世價值的精神通過水墨之細膩感性，抒發得遼遠寬廣。

心懷天下，方能譜出對藝術的大愛，蕭暉榮以他幾十載風雨兼程中，對中華文化的癡與誠，塑就了一道傳承中華傳統藝術的範式。而我們亦如此慶幸，能有一位將文化產業視為己任、將對家國藝術之愛視為生命能量的書畫大家，為香港藝術傳播領域，譜寫下這動人的華彩篇章。

俞若玫 寫作尋找繁花

本月26日開張的「筆可能」文學營，以「字在山水」為主題，召集愛寫作的本地年輕人，初探文字構成的人世關係。作為本次活動的營長，俞若玫也正是借助着文字的帶領，直面那些引發生活困境的一個又一個主題：環保、自由、女性主義……

差點被工作異化

俞若玫的身份模糊，有時被人標上藝術家，有時是社會運動家，在科網鼎盛時做過中層管理，也曾為亞洲小姐給電視台寫公關稿。蠻可以像模像樣的過着中產生活，卻在急速運轉的密集工作下，產生快要墜落的眩暈。她曾見過網網泡沫的興起，「我曾在全球最大的Internet公司American Online做了4年的creative director，後來他們收購了華納，是當時全球最大的一宗貿易。我也就在那一日辭了職。」競爭公司搞技術壟斷，橫行霸市，「我覺得這件事太恐怖了，那時在Internet的世界完全沒有實質的業務，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恐

怖。」她是年輕的主管，手下30多人，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安排分工、找生意和尋廣告。「當你年輕就坐到了高位，會有很多困惑。24小時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想新的計劃，整個人也變得惡起來。」高薪厚職背後，有她承受不了的虛空和沉重。

剛出道時，她曾參與過香港報紙「文化版」百廢待興的開墾。明明是飲食版，她和編輯靈機一動，竟然開了一個「小小說」的專欄；和同事志同道合，曾一心讓傳統文化版面走活潑和大眾路線；還曾遇到剛回流香港的阿頭，放手讓她大刀闊斧。「那時候也沒有facebook，你做了什麼，做得怎麼樣，沒有人來告訴你。當時年輕又自我，離開媒體也是忍受不住寂寞。」

可是，只有寫作從未停止。

自由的修為

年初出版的散文集《繁花千相——特行女子的另類踐行》，全是她對幾位堅持文化藝術事業的女子所做的訪

談。自全職修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兩年後，她開始兼職在大學教課，卻時常遭遇女學生振振有詞的世界觀。「能夠成為別人的太太、別人的母親已經足矣。我當然無法否定這種幸福，但是不是作為女性只有公主或主婦兩種身份？愛情和家庭之外，還會不會有什麼叫你發狂的東西呢？」她承認，在自己停下腳步回望過去時，盤根錯節的困惑的確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得到疏導。「還有關於權力的關係、空間政治等，都令我擺脫思想困頓的處境，繼續向深層的真行走去。」「但女性的狀態是後來慢慢醒的，也見到了身邊朋友發生的事情。」

她寫作最瘋狂的時期，是一邊上班，一邊同時給兩份報紙寫專欄，近幾年她的寫作腳步反而慢了下來，除了《繁花》，她幾乎沒有再寫新小說，而專欄只保留了1個。「寫久了，這種體會反過來影響我的寫作。」做全職寫作人是奇跡，有三頭六臂的人才能保存一點淡淡



的綠色，為了那抹綠，她不再讓生計拉着自己偏離寫作太遠，她的關心公民權益、表達自由、環保可持續都是她創作觸角的延續。

「其實《繁華》這本書討論的一個主題是，甚麼是自由。我選擇採訪的人都是經濟獨立的，這一點很重要，不然你講的東西就是虛的，你所講的生活狀態沒辦法延續。理解的自由，應該是見到自己的局限、缺點和不足之後，但仍可以安然的去面對，從而克服恐懼。我自己的修為還沒夠，我容易煩躁，一旦煩躁就會被很多東西所困擾。」

這修為需要時間，學要靜謐。她說她會嘗試劇場劇本，用文字試探其他的表達領域。有的人用視覺，有的人用聽覺，她要繼續用文字去舒緩生活留下的坑窪不平。 ■文、攝：梁小島

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是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（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）

Daisy人在紐約（媒體人）：

Be a woman，在我看來，就是你循着本性天性生活，而不是遵循社會標準或者他人視角改變扭曲自己。是一朵花，就有一朵花的姿態。4.25

連岳（專欄作家）：

羅素先生有句話值得一再推薦：神父在瘟疫時召集教徒祈禱，使人更容易被傳染，這是有愛沒知識的危害；甘願為希特勒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，是有知識沒愛的危害；愛與知識要兼具，不然就會釀下禍害。4.26

曲黎敏（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教授）：

人為什麼會春困？天地之陽氣生發太快時，人的氣血不能及時跟上，氣血不能上頭，和到達體表，人就頭腦昏沉，身體倦怠，所以春困也屬於人體自保。此時若能「披髮緩形、廣步於庭」，就會漸漸神清氣爽。4.26